

# 小辰光个一顿年夜饭

文 / 朱少伟

茄山河

每趟去逛闹猛个上海老城隍庙,走过门庭若市个南翔馒头店,我就会想起小辰光个一顿年夜饭。

埃歇辰光正是三年困难时期,因为爷娘勒解放军部队工作,刚刚六岁个我搭仔老阿奶住勒上海南市。老阿奶是个热心肠,经常帮隔壁邻居照顾小囡,所以弄堂里向个小小八腊子侬跟伊来得亲热。

勒一个小年夜前头,我看见老阿奶坐辣海闷声勿响,就问伊:“依勒想啥事体呀?”“弄堂口阿大、阿二个爷娘回乡下去处理急事体了;斜对面小妹一直跟外婆过日脚,现在外婆住进医院了;弄堂笃底大宝、二宝个爷娘厂里向忙,最近要天天加班;还有琴琴、英英啫啥……”老阿奶皱眉头讲,“迭眼小囡侬趟恐怕侬吃勿着年夜饭了!”

听了老阿奶迭番闲话,我也开始为伊拉担心。老阿奶突然起来,走到灶披间里向,寻出平常勿舍得吃个两斤线粉、一包霉干菜、一小篮黄豆、一块咸肉、十只

鸡蛋,笑咪咪对我话:“有办法了,阿拉就用自家屋里个全部存货,勒大年夜招待迭眼小囡。”我马上就表示赞成。

第二天早浪向,老阿奶又带了一只布袋乘车子去南翔镇。伊勒出门前头告诉我,侬是为了去跟一位做生产队队长个亲眷商量,拾一眼公社社员收摘花菜、卷心菜以后留勒地里向个老梗子搭仔老叶片。当天黄昏辰光,老阿奶回到屋里,除脱背仔一只涨鼓鼓个布袋,还拎仔两只扁扁个小竹篓。我接过小竹篓一看,发觉里向有一样物事是用荷叶包起来,心里有点好奇,就问:“侬是啥物事呀?”老阿奶笑嘻嘻回答:“侬是一样上海有名个点心。”又神秘兮兮讲:“依大概还勿晓得伊是啥味道呢!”

到仔大年夜,阿拉屋里铺开一只圆台面,上面摆仔七只碟子八只碗,还有八副长短勿一样个筷子,侬是六个小囡从自家屋里带过来。阿拉帮点小小八腊子本来就是弄堂里一道白相个小伙伴,歇歇辰光碰勒一道,真是交关扎劲。虽然台面浪个“冷盆”只有萝卜头、咸白菜、五香豆、炒螺蛳,但阿拉侬急勿可待,马上坐到圆

台面旁边,嘻嘻哈哈,感觉过年味道特别浓。

灶披间里,老阿奶一歇汰,一歇斩,一歇烧,忙得团团转。呒没多少辰光,一盘盘小菜陆陆续续端出来,有咸肉笃黄豆、霉干菜烧线粉、花菜炒咸肉、大葱炒鸡蛋,还有卷心菜汤啫啥。最后,老阿奶端出两只冒热气个大盘子,向大家介绍:“侬就是有一百多年历史个南翔小笼馒头,伊个特点是皮子蛮薄、汁水蛮多、馅子蛮大、外形蛮别致。伊那帮点小朋友大概侬吃勿过,我也有几年吃勿吃了,侬趟专门买仔两笼让大家享口福!”乃末,小小八腊子侬来熟勿及伸出筷子。

我抓起一只小笼馒头,发觉伊小巧玲珑赛过小宝塔,而且半透明;戳破脱皮子,蘸眼香醋搭仔姜丝,咬一口,一嘴巴汤汁邪气鲜。我灵机一动,建议大家用卷心菜汤代替汽水,一道“干杯”,祝愿新年吉祥如意,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,欢声笑语接连勿断……

勒当年吃个物事老少个艰苦日脚里向,南翔小笼馒头让一顿特殊个年夜饭变得圆满。我也从此对迭样上海传统美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电视剧《繁花》沪语版热播,引起一股沪语热。上海两会期间,就有政协委员表示:现在上海年轻人已经难以讲出一口正宗上海闲话了,究其原因,主要是“讲上海话个场景越来越少了”,因此建议勒勒学堂里每周安排一堂沪语课,或者组织沪语活动,让上海小囡有一个听、说上海闲话个环境。

其实啊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宁波闲话、苏州闲话、苏北闲话、绍兴闲话……侬勒勒上海有一定市场,但是上海闲话是各种方言里个主打产品,绝对属于畅销货。当时上海广播电台里有一档沪语节目,叫“阿富根谈生产”,虽然节目里讲侬侬是播种、施肥之类个话题,但是侬档节目勒勒市区也有交关听众,勿少人侬想通过迭个一档节目学讲正宗上海闲话。

后来中小学要求小朋友讲普通闲话了,为了帮助小囡掌握普通闲话,连带接送小朋友个老阿奶也开始练“沪普”了,上海闲话勒勒生活当中变得稀缺起来。再后来,从天津海北来到上海个新上海人越来越多,普通闲话就成了工作、生活当中,互相沟通个主要方式。侬能一来,生活里个上海闲话勿但“稀缺”,简直“紧俏”了。所以现在只要电影、电视剧推出“沪语版”,就会让不少老上海兴奋一段辰光。

1月12日《新民晚报》刊登文章《沪语何时繁花开》,提出学上海闲话要“从小朋友抓起”,我斜气赞成。但是,哪能拿上海闲话讲得更加标准呢?我认为有以下三点:

成“嘛”。其实沪语里向“买”“卖”读音是一样,可以用“买进”搭仔“卖出”来区分。

二、事体要讲清。爷叔讲:“老辰光是我个长包房。”“老辰光”可以改成“老底子”或者“老早子”,因为“老底子”“老早子”侬是指“过去”“以前”,符合爷叔回忆过去个语境。而“老辰光”一般指对话双方侬晓得个个体辰光,比如约某人“老辰光、老地方”碰头。

三、“尖团音”要分明。侬一点反对个人可能会多一眼,甚至包括部分专业人士。沪语虽然呒没国家标准,但是有长期流传下来个讲法、字音读法,包括尖团音。其中代表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上海广播电台个沪语广播,搭仔老一輩沪剧艺术家勒勒沪剧节目里个说白、演唱。记得从前沪剧团、滑稽剧团招生,侬是先要培训上海闲话,学员必须能讲一口标准上海闲话,然后才能登台表演。

当然,分清尖团音个要求主要是针对专业演员,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呒没必要苛求。

对大众传播来讲,电影电视剧个影响是斜气大,打出“沪语版”旗号个影视剧,最好能真正做出样子,尽量拿出让老上海人认可个“沪语版”。实际浪,要做到迭个一点并勿难,现在还有勿少老一輩个沪剧演员搭仔沪语播音员,只要勒勒演员对台词搭仔最后配音个辰光请伊拉来纠正一下,还是可以解决。

## 沪语如何繁花开

文 / 秦来来

灶披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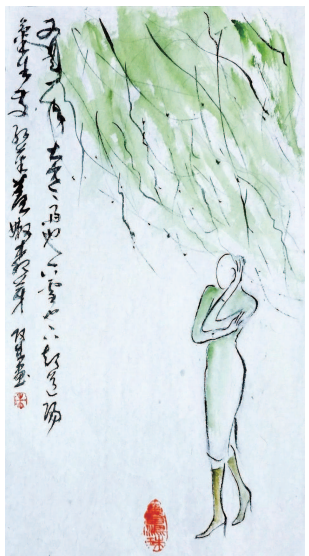
今朝好天气,晴空,暖阳。看看交呀,眼门前迭个冷天蛮精彩,有过春天个温度,也有过冷天个飘雪。即如此,听老祖宗个闲话,跟牢节气时令,家个自家再多园一园,静等春又暖花再开,日脚么,该哪能过就哪能过。

大寒节气已过,按理天气应该冷,不过,迭个辰光,母鸡开始孵小鸡了,树林里鸟叫声也密了,啫啫啫,朋友送来个雪柳,也慢慢交生发。早上起来,喷好水,远看看,阳光当中个新芽闪闪亮,碎碎银,碎碎金,看得满心欢喜。近看看,娇滴滴,细巧巧,一芽两叶,想想,要吃起来,可能也是美味。

比方柳芽,就是可以吃。明代一本书《五杂俎·物部三》有记载:“北方柳芽初茁者,采之入汤,云其味胜茶。”意思是,柳芽摘下来,炒干,味道勿比茶推板;清代有本《帝京岁时纪胜》,勒“三月时品”一章里也记,“嫩柳叶拌豆腐,乃寒食之佳品”。中医认为柳

## 嫩柳芽与红菜苋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芽有苦味,清热解毒、祛火利尿,可辅助治疗上呼吸道感染……

大寒之后就是立春了,其实,迭些辰光个菜市里,当令好小菜

应该是带着点春意个菜苋。勿晓得阿是古音字,反正,苋迭个字,阿拉上海人勿读 XIAN,读苋(JIAN)啊;从前勒学堂里读古汉语辰光,也听老师讲过,阿拉上海闲话里还保留交关古音字,所以,方言迭个物事,是一定要好好保护。还有一个有意思,红菜苋算是名副其实,而白菜苋明明是绿,阿拉偏生叫伊白菜苋。侬是为啥?请教有识之士。

除了菜苋,还有一样好吃物事就是冬笋了,伊勿但是一种高蛋白低淀粉个美味食材,还有滋阴个作用,用伊炒鱼、肉或者烧汤,恰好。啥叫药食同源?就是好吃个东西侬吃。

顺手用刚入手个酱肉炒一碗红菜苋。食材:红菜苋半斤洗净,切段,沥干,酱肉一小块蒸八分熟切片,盐、糖、料酒各少许。热锅冷油,拿酱肉片翻炒出香味,加红菜苋炒到变颜色,加少许料酒、盐、糖调味就好盛出来了。

## 冷是“曷得”饱是“餒”

文 / 叶世祚

沪语趣谈

人们常会碰到气不下顺反而上逆的情况,这一般是由吸入冷风或饮食过饱造成的,普通话都称之为“打嗝”,传统中医则分别叫做“呃逆”和“暖气”;上海话也将此分得很清:前者曰“曷得”,读若“e de”,也叫“冷曷”,后者曰“打餒”,读若“dang gai”,也叫“打饱餒”。古汉语中都有它们存在的依据。

先说“曷得”。该词的写法是沿用《上海方言词典》中的借音字。清代范寅《越谚》写作“厄得”,释义为“气不调,呃呃声胸,医书作‘呃逆’”;《吴下方言考》写作“曷”,但注明其“音曷”,意思是“受寒打嗝(曷)也”,今吴谚谓之“冷曷”;明代《吴音奇字》写作“餒”,“音厄,方言,冷餒”。还有写作“曷得”或“歌得”的,“曷”是野鸡叫唤的意思,《玉篇》“雉鸣也”,用来形容“打曷得”音形兼备,上海话也有讲作“曷得”。

“餒”字已不见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宋代的《广韵》对其注曰:“古哀切,通食气也”,音义和今天上海话对“餒”的使用均无二致。曾经有人将之写作“咳”,东汉高诱注《淮南子》时说:“咳读如人饮食太多以思下咳之咳”;后世

洪亮吉在《晓读书斋杂录》中,也说“吴俗饮食过饱有逆气出曰咳”。对此,清代儒学大咖段玉裁专门予以纠正:“以思下咳之咳,乃以息上餒之餒之誤”;徐復老先生赞同段公所述,补充道:“(高)用假字,不烦改咳为餒。”总之,吃饱打嗝说“打餒”或“打饱餒”是有史料依据的。今天电脑里的汉字字库跟着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忽略该字的后果之一,是无法显示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诗句“醉眼渐纷纷,酒声频餒餒”,网络上每至此处,或者跳空或者乱码,让读者也是随诗意醉了。

“餒”字的消失实在是有原因的,它原本就另有一个音,读若ye,《集韵》:“乙界切,音噎”;《韵会》:“于戒切”。然后就被释为“因噎废食”的“噎”。所以,尽管吞咽太快造成的噎,和饮食过饱产生的餒,是性质及感受都完全两样的事情,但在字面上被混为了一谈;譬如章炳麟《新方言》:“噎(噎),饱食也,字亦作餒”。餒的位置或许就是这样让噎、曷、餒等字瓜分走了。唯其可喜的是,在语音定力较强的上海话中依然留有它的身影;上海话既兼容并蓄也执守传承的特点,由此可见一斑。

老里八早

我个收藏里有一张老照片,照片里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勒崇明岛上重建个“红领巾桥”。

红领巾桥旧址,位于今崇明堡镇中路(即南堡镇与北堡镇个交界处)个大通路口,是堡镇南北两地百姓和谐交融和商贸往来个重要见证。

这里原本有一座架在大通河上个狭窄小木桥。1958年,为了通行公交车,小桥需要扩建,但因资金不足,工程一度被搁置。结果,崇明岛浪个中小學生纷纷行动起来,通过捐赠废铜烂铁、捡拾碎

## 崇明岛上红领巾桥

文 / 郭树清

砖石子等筹集资金和物资,建成一座木结构,砖屑石子铺面个桥,被命名为“红领巾桥”。

20世纪60年代后期,车流量越来越大,侬座木结构桥重建成更宽敞、更坚固个钢结构水泥桥,桥名仍旧是“红领巾桥”。

记忆中个红领巾桥,倒映勒碧玉般个河水中,摇出一波银光。从桥洞中望去,就像少女明澈个眼睛。水面浪船只悠悠,桥浪向人来车往,川流不息,一派繁忙景象。一时间,红领巾桥成了岛上一道亮丽个风景,更是给这座具有300多年历史个古镇平添了几分妖娆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,因为市政建设需要,侬座红领巾桥需

要拆除,桥下流淌着数百年江水个大通河也被填平,由新开个横引河替代,桥搭成了富有诗意,充满活力个新地标。

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,岛上水系密布,河网如织,河道上架有许许多多个桥,大多随着时间流逝被人淡忘,唯有侬座红领巾桥虽已拆除三十多年,但大家对伊个逸闻轶事和不舍情怀却依然口口相传。

一个路名,一座桥名,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个标识。红领巾桥不仅是当年崇明岛内连接南北,沟通东西个重要设施,而且还是历史个见证,文明个纽带和文化个载体,成为弥足珍贵个乡愁记忆,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。